

古汉语知识丛书

反切拼读入门

许梦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H113



2 034 7051 9

古汉语知识丛书

反切拼读入门

许梦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反切拼读入门

许梦麟 著

责任编辑 刘一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9.375印张181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90册

统一书号9105·6 定价1.30元

新华书店
发行

PDG

内 容 提 要

学习反切这种古代的拼音方法，有助于了解古汉语的音系及其变迁轨迹，有助于弄清古籍和古代字典韵书中难字的读音。本书主旨，就是解决怎样拼注古反切的现代普通话读音问题。上篇拼读部分，从普通话语音角度出发，联系古音演变，由浅入深地讲述古切今拼的主要规律；下篇检读部分，为《广韵》三千八百多条切语逐条拼注出普通话读音，以便查检对照。书末附有配合各章内容的思考练习题。

前 言

学习反切，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一、反切是韵书的基础，熟悉了它，就能较深刻具体地理解古汉语的音系；二、反切是古今音变的一面镜子，了解了它，也就领略了声韵变迁的大势；三、反切是读书识字的拐棍儿，掌握了它，古籍中难字的读音便有了着落。特别是这最后一点，使得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也越来越感到，学习反切是很必要的。

但是，由于反切是一种古老的拼音方法，掌握它需要有汉语音韵学的基础，而音韵学又是一时难于掌握的，于是反切这一阅读古籍的重要工具，在一般读者面前便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诚然，要比较彻底地弄懂反切，具备古音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代汉语语音是由古代汉语语音发展演变来的，从普通话语音的角度出发，去推求古切今拼的规律，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因而以今求古，古为今用，便成了写这本小书的基本思想。

深入不易，浅出更难。这种并不怎么普及的内容，要想让尚未具备古音知识的人能看得懂，用得上，我自知是力所

难及的。疏漏、错误之处一定很多，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许梦麟 1984.2.25.

目 录

上 篇 拼读部分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什么是“反切”	(1)
第二节 反切的缺点	(7)
第三节 反切的改良	(8)
第二章 清浊与四呼	(15)
第一节 清浊	(15)
第二节 四呼	(24)
第三章 “音和切”与“类隔切”	(36)
第一节 什么叫“音和切”与“类隔切”	(36)
第二节 “音和切”举例	(40)
第四章 “类隔切”(上)	
——声母“类隔”	(45)
第一节 z、c、s, g、k、h 与 j、q、x 的变换	(45)
第二节 定被切字声母“送气”和“不送气”	(56)
第三节 f变b、p	(64)
第四节 0变m	(71)
第五节 切上字是“侧”字的切语	(75)

第六节	切上字是“士”和“仕”字的切语	(77)
第七节	切上字是“牛”字的切语	(80)
第八节	切上字是“所”字的切语	(81)
第九节	切上字是“而”字的切语	(83)
第五章 “类隔切” (中)		
——韵母“类隔”		(85)
第一节	去掉i介音	(85)
第二节	i变[i]	(88)
第三节	添上i介音	(89)
第四节	[i]变i	(92)
第五节	u变u	(93)
第六节	添上u介音	(95)
第七节	去掉u介音	(99)
第八节	ong变eng	(100)
第九节	切下字是“充”字的切语	(102)
第十节	切下字是“六”字的切语	(104)
第十一节	切下字是“入”字的切语	(106)
第六章 “类隔切” (下)		
——声调“类隔”		(109)
第一节	定阴平和阳平	(110)
第二节	定上声和去声	(112)
第三节	全浊入声定阳平,次浊入声定去声	(120)
第七章 综合“类隔”		
第一节	什么是综合“类隔”	(127)

第二节 综合“类隔”拼音举例	(129)
----------------------	---------

下 篇 检读部分

《广韵》切语今注	(147)
(一)说明	(147)
(二)音序表	(151)
(三)切语今注	(158)
附：思考练习题	(285)

上篇 拼读部分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什么是“反切”

提起“反切”来，人们也许并不感到陌生；但却总觉得它有点玄妙，因而对它不敢问津，甚至望而却步。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

说对它并不陌生，是因为我们在阅读古籍或检读古代汉语工具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跟“反切”打照面儿。例如：

“好恶，上呼报反，下乌路反。”

——《礼记注疏》卷三十七。

“繫，乌兮反，又乌帝反。”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

“泔，古旦切。”

——《文选》卷五。

“稊，去九切。”

——《本草纲目》卷二十五。

“闹，坡庚切。”

——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青凤》

“穀，古豆切。”

——《尔雅注疏》卷一。

“驩……呼官切。”

——《说文解字》第十篇上。

“娑，桑多切。”

——《玉篇》女部第三十五。

“恩……胡困切。”

——《广韵》去声恩韵。

“狔〔广韵〕〔集韵〕徒浑切。”

——《康熙字典》犬部。

“〔熵〕口到切。”

——《中华大字典》火部。

“𦏧，勒寒切。”

——旧版《辞源》、《辞海》革部。

对这些古籍和工具书中的“××反”或“××切”，我们不都是“似曾相识”的吗？说它玄妙，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对于已经习用汉语拼音字母的人来说，也是不奇怪的。至于说到“不敢问津”和“望而却步”，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反切”其实就是拼音，只不过它用来拼音的不是音素符号^[1]，而是两个方块汉字而已，道理和今天的汉语拼音是完全一样的。

为了便于讲清问题，这里先交待几个术语。“同，徒红切”，习惯上把“同”叫作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把“徒”叫作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把“红”叫作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

为什么说反切拼音和今天汉语拼音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呢？请看下面这个比较表：

古 反 切	被 切 字	切 上 字 今 声 母	切下字今韵 母及声调	普 通 话 读 音
	同	徒 t(ú)	红 阳 平 (h) óng	tóng
今 拼 音		t	óng	
	被 拼 字	声 母	韵 母 声 调	普 通 话 读 音

这样一比较，反切拼音的基本原理就显而易见了：切上字代表被切字的声母^[2]，拼音时要把它的韵母和声调去掉；切下字代表被切字的韵母^[3]和声调^[4]，拼音时要把它的声母去掉。有留有去，这是反切拼音比今天汉语拼音麻烦的地方，也是反切比汉语拼音字母落后的地方。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反切产生于汉代末年，远在一千七、八百年前，是不可能制订出科学的音素化字母的。

理解并掌握了反切拼音的基本原理，再看前面举的例子，便能比较容易地拼出被切字的普通话读音，而不再感到茫

然不解了。如：

好 呼 报反 =hào
h(ū)+(b)ào

恶 乌 路反 =ù^[5]
(ū)+(l)ù

繫 乌 兮反 =ī
(ū)+(x)ī

繫 乌 帝反 =ì
(ū)+(d)ì

泚 古 旦切 =gǎn
g(ǔ)+(d)ǎn

糗 去 九切 =qiǔ
q(ù)+(j)iǔ

闾 坡 庚切 =pēng
p(ō)+(g)ēng

穀 古 豆切 =gòu
g(ǔ)+(d)òu

驢 呼 官切 =huān
h(ū)+(g)uān

娑 桑 多切 =suō
s(āng)+(d)uō

恩 胡 困切 =hùn
h(ú)+(k)ùn

純 徒 浑切 =tún
t(ú)+(h)ún

焯 口 到切 =kào
k(ǒu)+(d)ào

輶 勒 寒切 =lán
l(è)+(h)án

反切的出现，在我国音韵学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它说明，远在东汉末年，我们的先人对汉语音节结构就有了十分精确的分析了。这种精确的分析，不仅是韵书产生的基础，而且在注音方法上，也弥补了“譬况”、“读若”和“直音”^[6]的缺点。所以，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反切一直是人们研究汉语音韵学的主要依据，又是读书识字的拐棍儿。

这里，可以用宋代《礼部韵略》中的一段话作这一节的小结：“音韵展转相协调谓之反，亦作翻；两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其实一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反”就是“切”，“切”就是“反”；“展转相协”和“相摩成声”，都是拼音的意思。以前多用“反”，因为唐代统治阶级“讳反”^[7]，后来便多用“切”了。

注：

- [1] 语言的声音是由若干大小不等的语音单位组成的。音素是语音的最小单位。如“台”是由“tai”组成的，“tai”([t'ai])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它可以分析成“t”([t'])和“ai”([ai])，“ai”([ai])还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因为它还可以分析成“a”([a])和“i”([i])。“t”([t'])、“a”([a])、“i”([i])都不能再分析了，是不能再小的语音单位了，因而都是音素。根据发音特点，音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辅音”，一类叫“元音”。辅音的基本特征是发音时气流在口腔中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如b、p是气流受到双唇阻碍发出的；g、k是受到舌根阻碍发出的。普通话语音共有二十二个辅音音素，即b p m f d t n l g k h n g j q x zh ch sh r z c s。元音的基本特征是发音时

气流在口腔中不受任何阻碍。普通话语音共有十个元音素，即a o e ê i u ü -i(前) -i(后) er。

[2][3]我国传统音韵学把一个字音分成两个部分：开头的辅音叫声母，声母后边的部分叫韵母。如“巴”ba、“排”pai、“当”dang、“村”cun, b p d c是声母，a, ai, ang, un是韵母。如果一个字音的开头没有辅音，传统音韵学中管这个字叫“零声母”字，如“乌”、“一”、“安”、“央”、“於”等字，就是所谓零声母字。

[4]一个字音的高低升降的变化叫声调，也叫字调。普通话字音的高低升降变化有四类（调类），它们的名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类的实际音值（调值）是阴平“55”、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标志它们的符号（调号）是“—”、“/”、“∨”、“\”。

[5]“恶”的注音，按《汉语拼音方案》的要求应注作“wù”。为了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凡应加“y、w”的音节，我们都只注韵母的原形。

[6]“譬况”、“读若”和“直音”是古代用来给汉字注音的三种方法。“譬况”是对字音发音状况的描写。如《淮南子·坠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东汉高诱注云：“旄读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读若”是拿一个读音与要注的字音相似的字打比方。如《说文解字》：“珣，……读若宣。”“直音”是选用与难字读音相同的常用字来直接注音。如《尔雅·释诂》郭璞注“庞音旁”、“枕音丹”等。“譬况”、“读若”都仅能使人得其仿佛之音，是不准确的。“直音”法虽然比它们好多了，但也有它不可弥补的缺点。正如清人陈澧所说：“……然或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虽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比如要想给“丢”字来个直音，恐怕是困难的；如果遇到“蚌音疊与霁同”（见《康熙字典》血部）之类的注音，“蚌”字就很难认了——依照《广

韵》，与“蚌”同音的字只有一个“𧈧”。

[7] 过去曾有人认为“上字为反，下字为切”，清人李汝珍对此曾反驳说：“若谓反切为母韵之分（按，“母”即指声），则唐元度撰《九经字样》时，因藩镇不靖，讳反而言切，然则元度独用韵而不用母耶？”（见《李氏音鉴》卷二。）」

第二节 反切的缺点

前面说过，反切的出现，在我国音韵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在音韵学上的功绩姑且不论，就是给汉字注音，它也比“譬况”、“读若”甚至“直音”都进步多了。但是勿庸讳言，它并不是很理想的注音工具。为什么呢？因为理想的注音工具必须符合这样三个原则：易写、易记、易拼。可是反切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一，不少反切用字笔画多，不易写。本来，一般的方块汉字就已经不大容易书写，更何况反切上下字又采用了许多笔画特别繁多的字呢？如切上字中的“𧈧、𧈨、𧈩、𧈪、𧈫、𧈬、𧈭、𧈮、𧈯、𧈰、𧈱、𧈲、𧈳、𧈴、𧈵、𧈶、𧈷、𧈸、𧈹、𧈺、𧈻、𧈼、𧈽、𧈾、𧈿、𧉀、𧉁、𧉂、𧉃、𧉄、𧉅、𧉆、𧉇、𧉈、𧉉、𧉊、𧉋、𧉌、𧉍、𧉎、𧉏、𧉐、𧉑、𧉒、𧉓、𧉔、𧉕、𧉖、𧉗、𧉘、𧉙、𧉚、𧉛、𧉜、𧉝、𧉞、𧉟、𧉠、𧉡、𧉢、𧉣、𧉤、𧉥、𧉦、𧉧、𧉨、𧉩、𧉪、𧉫、𧉬、𧉭、𧉮、𧉯、𧉰、𧉱、𧉲、𧉳、𧉴、𧉵、𧉶、𧉷、𧉸、𧉹、𧉺、𧉻、𧉼、𧉽、𧉾、𧉿、𧊀、𧊁、𧊂、𧊃、𧊄、𧊅、𧊆、𧊇、𧊈、𧊉、𧊊、𧊋、𧊌、𧊍、𧊎、𧊏、𧊐、𧊑、𧊒、𧊓、𧊔、𧊕、𧊖、𧊗、𧊘、𧊙、𧊚、𧊛、𧊜、𧊝、𧊞、𧊟、𧊠、𧊡、𧊢、𧊣、𧊤、𧊥、𧊦、𧊧、𧊨、𧊩、𧊪、𧊫、𧊬、𧊭、𧊮、𧊯、𧊰、𧊱、𧊲、𧊳、𧊴、𧊵、𧊶、𧊷、𧊸、𧊹、𧊺、𧊻、𧊼、𧊽、𧊾、𧊿、𧋀、𧋁、𧋂、𧋃、𧋄、𧋅、𧋆、𧋇、𧋈、𧋉、𧋊、𧋋、𧋌、𧋍、𧋎、𧋏、𧋐、𧋑、𧋒、𧋓、𧋔、𧋕、𧋖、𧋗、𧋘、𧋙、𧋚、𧋛、𧋜、𧋝、𧋞、𧋟、𧋠、𧋡、𧋢、𧋣、𧋤、𧋥、𧋦、𧋧、𧋨、𧋩、𧋪、𧋫、𧋬、𧋭、𧋮、𧋯、𧋰、𧋱、𧋲、𧋳、𧋴、𧋵、𧋶、𧋷、𧋸、𧋹、𧋺、𧋻、𧋼、𧋽、𧋾、𧋿、𧌀、𧌁、𧌂、𧌃、𧌄、𧌅、𧌆、𧌇、𧌈、𧌉、𧌊、𧌋、𧌌、𧌍、𧌎、𧌏、𧌐、𧌑、𧌒、𧌓、𧌔、𧌕、𧌖、𧌗、𧌘、𧌙、𧌚、𧌛、𧌜、𧌝、𧌞、𧌟、𧌠、𧌡、𧌢、𧌣、𧌤、𧌥、𧌦、𧌧、𧌨、𧌩、𧌪、𧌫、𧌬、𧌭、𧌮、𧌯、𧌰、𧌱、𧌲、𧌳、𧌴、𧌵、𧌶、𧌷、𧌸、𧌹、𧌺、𧌻、𧌼、𧌽、𧌾、𧌿、𧍀、𧍁、𧍂、𧍃、𧍄、𧍅、𧍆、𧍇、𧍈、𧍉、𧍊、𧍋、𧍌、𧍍、𧍎、𧍏、𧍐、𧍑、𧍒、𧍓、𧍔、𧍕、𧍖、𧍗、𧍘、𧍙、𧍚、𧍛、𧍜、𧍝、𧍞、𧍟、𧍠、𧍡、𧍢、𧍣、𧍤、𧍥、𧍦、𧍧、𧍨、𧍩、𧍪、𧍫、𧍬、𧍭、𧍮、𧍯、𧍰、𧍱、𧍲、𧍳、𧍴、𧍵、𧍶、𧍷、𧍸、𧍹、𧍺、𧍻、𧍼、𧍽、𧍾、𧍿、𧎀、𧎁、𧎂、𧎃、𧎄、𧎅、𧎆、𧎇、𧎈、𧎉、𧎊、𧎋、𧎌、𧎍、𧎎、𧎏、𧎐、𧎑、𧎒、𧎓、𧎔、𧎕、𧎖、𧎗、𧎘、𧎙、𧎚、𧎛、𧎜、𧎝、𧎞、𧎟、𧎠、𧎡、𧎢、𧎣、𧎤、𧎥、𧎦、𧎧、𧎨、𧎩、𧎪、𧎫、𧎬、𧎭、𧎮、𧎯、𧎰、𧎱、𧎲、𧎳、𧎴、𧎵、𧎶、𧎷、𧎸、𧎹、𧎺、𧎻、𧎼、𧎽、𧎾、𧎿、𧏀、𧏁、𧏂、𧏃、𧏄、𧏅、𧏆、𧏇、𧏈、𧏉、𧏊、𧏋、𧏌、𧏍、𧏎、𧏏、𧏐、𧏑、𧏒、𧏓、𧏔、𧏕、𧏖、𧏗、𧏘、𧏙、𧏚、𧏛、𧏜、𧏝、𧏞、𧏟、𧏠、𧏡、𧏢、𧏣、𧏤、𧏥、𧏦、𧏧、𧏨、𧏩、𧏪、𧏫、𧏬、𧏭、𧏮、𧏯、𧏰、𧏱、𧏲、𧏳、𧏴、𧏵、𧏶、𧏷、𧏸、𧏹、𧏺、𧏻、𧏼、𧏽、𧏾、𧏿、𧐀、𧐁、𧐂、𧐃、𧐄、𧐅、𧐆、𧐇、𧐈、𧐉、𧐊、𧐋、𧐌、𧐍、𧐎、𧐏、𧐐、𧐑、𧐒、𧐓、𧐔、𧐕、𧐖、𧐗、𧐘、𧐙、𧐚、𧐛、𧐜、𧐝、𧐞、𧐟、𧐠、𧐡、𧐢、𧐣、𧐤、𧐥、𧐦、𧐧、𧐨、𧐩、𧐪、𧐫、𧐬、𧐭、𧐮、𧐯、𧐰、𧐱、𧐲、𧐳、𧐴、𧐵、𧐶、𧐷、𧐸、𧐹、𧐺、𧐻、𧐼、𧐽、𧐾、𧐿、𧑀、𧑁、𧑂、𧑃、𧑄、𧑅、𧑆、𧑇、𧑈、𧑉、𧑊、𧑋、𧑌、𧑍、𧑎、𧑏、𧑐、𧑑、𧑒、𧑓、𧑔、𧑕、𧑖、𧑗、𧑘、𧑙、𧑚、𧑛、𧑜、𧑝、𧑞、𧑟、𧑠、𧑡、𧑢、𧑣、𧑤、𧑥、𧑦、𧑧、𧑨、𧑩、𧑪、𧑫、𧑬、𧑭、𧑮、𧑯、𧑰、𧑱、𧑲、𧑳、𧑴、𧑵、𧑶、𧑷、𧑸、𧑹、𧑺、𧑻、𧑼、𧑽、𧑾、𧑿、𧒀、𧒁、𧒂、𧒃、𧒄、𧒅、𧒆、𧒇、𧒈、𧒉、𧒊、𧒋、𧒌、𧒍、𧒎、𧒏、𧒐、𧒑、𧒒、𧒓、𧒔、𧒕、𧒖、𧒗、𧒘、𧒙、𧒚、𧒛、𧒜、𧒝、𧒞、𧒟、𧒠、𧒡、𧒢、𧒣、𧒤、𧒥、𧒦、𧒧、𧒨、𧒩、𧒪、𧒫、𧒬、𧒭、𧒮、𧒯、𧒰、𧒱、𧒲、𧒳、𧒴、𧒵、𧒶、𧒷、𧒸、𧒹、𧒺、𧒻、𧒼、𧒽、𧒾、𧒿、𧓀、𧓁、𧓂、𧓃、𧓄、𧓅、𧓆、𧓇、𧓈、𧓉、𧓊、𧓋、𧓌、𧓍、𧓎、𧓏、𧓐、𧓑、𧓒、𧓓、𧓔、𧓕、𧓖、𧓗、𧓘、𧓙、𧓚、𧓛、𧓜、𧓝、𧓞、𧓟、𧓠、𧓡、𧓢、𧓣、𧓤、𧓥、𧓦、𧓧、𧓨、𧓩、𧓪、𧓫、𧓬、𧓭、𧓮、𧓯、𧓰、𧓱、𧓲、𧓳、𧓴、𧓵、𧓶、𧓷、𧓸、𧓹、𧓺、𧓻、𧓼、𧓽、𧓾、𧓿、𧔀、𧔁、𧔂、𧔃、𧔄、𧔅、𧔆、𧔇、𧔈、𧔉、𧔊、𧔋、𧔌、𧔍、𧔎、𧔏、𧔐、𧔑、𧔒、𧔓、𧔔、𧔕、𧔖、𧔗、𧔘、𧔙、𧔚、𧔛、𧔜、𧔝、𧔞、𧔟、𧔠、𧔡、𧔢、𧔣、𧔤、𧔥、𧔦、𧔧、𧔨、𧔩、𧔪、𧔫、𧔬、𧔭、𧔮、𧔯、𧔰、𧔱、𧔲、𧔳、𧔴、𧔵、𧔶、𧔷、𧔸、𧔹、𧔺、𧔻、𧔼、𧔽、𧔾、𧔿、𧕀、𧕁、𧕂、𧕃、𧕄、𧕅、𧕆、𧕇、𧕈、𧕉、𧕊、𧕋、𧕌、𧕍、𧕎、𧕏、𧕐、𧕑、𧕒、𧕓、𧕔、𧕕、𧕖、𧕗、𧕘、𧕙、𧕚、𧕛、𧕜、𧕝、𧕞、𧕟、𧕠、𧕡、𧕢、𧕣、𧕤、𧕥、𧕦、𧕧、𧕨、𧕩、𧕪、𧕫、𧕬、𧕭、𧕮、𧕯、𧕰、𧕱、𧕲、𧕳、𧕴、𧕵、𧕶、𧕷、𧕸、𧕹、𧕺、𧕻、𧕼、𧕽、𧕾、𧕿、𧖀、𧖁、𧖂、𧖃、𧖄、𧖅、𧖆、𧖇、𧖈、𧖉、𧖊、𧖋、𧖌、𧖍、𧖎、𧖏、𧖐、𧖑、𧖒、𧖓、𧖔、𧖕、𧖖、𧖗、𧖘、𧖙、𧖚、𧖛、𧖜、𧖝、𧖞、𧖟、𧖠、𧖡、𧖢、𧖣、𧖤、𧖥、𧖦、𧖧、𧖨、𧖩、𧖪、𧖫、𧖬、𧖭、𧖮、𧖯、𧖰、𧖱、𧖲、𧖳、𧖴、𧖵、𧖶、𧖷、𧖸、𧖹、𧖺、𧖻、𧖼、𧖽、𧖾、𧖿、𧗀、𧗁、𧗂、𧗃、𧗄、𧗅、𧗆、𧗇、𧗈、𧗉、𧗊、𧗋、𧗌、𧗍、𧗎、𧗏、𧗐、𧗑、𧗒、𧗓、𧗔、𧗕、𧗖、𧗗、𧗘、𧗙、𧗚、𧗛、𧗜、𧗝、𧗞、𧗟、𧗠、𧗡、𧗢、𧗣、𧗤、𧗥、𧗦、𧗧、𧗨、𧗩、𧗪、𧗫、𧗬、𧗭、𧗮、𧗯、𧗰、𧗱、𧗲、𧗳、𧗴、𧗵、𧗶、𧗷、𧗸、𧗹、𧗺、𧗻、𧗼、𧗽、𧗾、𧗿、𧘀、𧘁、𧘂、𧘃、𧘄、𧘅、𧘆、𧘇、𧘈、𧘉、𧘊、𧘋、𧘌、𧘍、𧘎、𧘏、𧘐、𧘑、𧘒、𧘓、𧘔、𧘕、𧘖、𧘗、𧘘、𧘙、𧘚、𧘛、𧘜、𧘝、𧘞、𧘟、𧘠、𧘡、𧘢、𧘣、𧘤、𧘥、𧘦、𧘧、𧘨、𧘩、𧘪、𧘫、𧘬、𧘭、𧘮、𧘯、𧘰、𧘱、𧘲、𧘳、𧘴、𧘵、𧘶、𧘷、𧘸、𧘹、𧘺、𧘻、𧘼、𧘽、𧘾、𧘿、𧙀、𧙁、𧙂、𧙃、𧙄、𧙅、𧙆、𧙇、𧙈、𧙉、𧙊、𧙋、𧙌、𧙍、𧙎、𧙏、𧙐、𧙑、𧙒、𧙓、𧙔、𧙕、𧙖、𧙗、𧙘、𧙙、𧙚、𧙛、𧙜、𧙝、𧙞、𧙟、𧙠、𧙡、𧙢、𧙣、𧙤、𧙥、𧙦、𧙧、𧙨、𧙩、𧙪、𧙫、𧙬、𧙭、𧙮、𧙯、𧙰、𧙱、𧙲、𧙳、𧙴、𧙵、𧙶、𧙷、𧙸、𧙹、𧙺、𧙻、𧙼、𧙽、𧙾、𧙿、𧚀、𧚁、𧚂、𧚃、𧚄、𧚅、𧚆、𧚇、𧚈、𧚉、𧚊、𧚋、𧚌、𧚍、𧚎、𧚏、𧚐、𧚑、𧚒、𧚓、𧚔、𧚕、𧚖、𧚗、𧚘、𧚙、𧚚、𧚛、𧚜、𧚝、𧚞、𧚟、𧚠、𧚡、𧚢、𧚣、𧚤、𧚥、𧚦、𧚧、𧚨、𧚩、𧚪、𧚫、𧚬、𧚭、𧚮、𧚯、𧚰、𧚱、𧚲、𧚳、𧚴、𧚵、𧚶、𧚷、𧚸、𧚹、𧚺、𧚻、𧚼、𧚽、𧚾、𧚿、𧛀、𧛁、𧛂、𧛃、𧛄、𧛅、𧛆、𧛇、𧛈、𧛉、𧛊、𧛋、𧛌、𧛍、𧛎、𧛏、𧛐、𧛑、𧛒、𧛓、𧛔、𧛕、𧛖、𧛗、𧛘、𧛙、𧛚、𧛛、𧛜、𧛝、𧛞、𧛟、𧛠、𧛡、𧛢、𧛣、𧛤、𧛥、𧛦、𧛧、𧛨、𧛩、𧛪、𧛫、𧛬、𧛭、𧛮、𧛯、𧛰、𧛱、𧛲、𧛳、𧛴、𧛵、𧛶、𧛷、𧛸、𧛹、𧛺、𧛻、𧛼、𧛽、𧛾、𧛿、𧜀、𧜁、𧜂、𧜃、𧜄、𧜅、𧜆、𧜇、𧜈、𧜉、𧜊、𧜋、𧜌、𧜍、𧜎、𧜏、𧜐、𧜑、𧜒、𧜓、𧜔、𧜕、𧜖、𧜗、𧜘、𧜙、𧜚、𧜛、𧜜、𧜝、𧜞、𧜟、𧜠、𧜡、𧜢、𧜣、𧜤、𧜥、𧜦、𧜧、𧜨、𧜩、𧜪、𧜫、𧜬、𧜭、𧜮、𧜯、𧜰、𧜱、𧜲、𧜳、𧜴、𧜵、𧜶、𧜷、𧜸、𧜹、𧜺、𧜻、𧜼、𧜽、𧜾、𧜿、𧝀、𧝁、𧝂、𧝃、𧝄、𧝅、𧝆、𧝇、𧝈、𧝉、𧝊、𧝋、𧝌、𧝍、𧝎、𧝏、𧝐、𧝑、𧝒、𧝓、𧝔、𧝕、𧝖、𧝗、𧝘、𧝙、𧝚、𧝛、𧝜、𧝝、𧝞、𧝟、𧝠、𧝡、𧝢、𧝣、𧝤、𧝥、𧝦、𧝧、𧝨、𧝩、𧝪、𧝫、𧝬、𧝭、𧝮、𧝯、𧝰、𧝱、𧝲、𧝳、𧝴、𧝵、𧝶、𧝷、𧝸、𧝹、𧝺、𧝻、𧝼、𧝽、𧝾、𧝿、𧞀、𧞁、𧞂、𧞃、𧞄、𧞅、𧞆、𧞇、𧞈、𧞉、𧞊、𧞋、𧞌、𧞍、𧞎、𧞏、𧞐、𧞑、𧞒、𧞓、𧞔、𧞕、𧞖、𧞗、𧞘、𧞙、𧞚、𧞛、𧞜、𧞝、𧞞、𧞟、𧞠、𧞡、𧞢、𧞣、𧞤、𧞥、𧞦、𧞧、𧞨、𧞩、𧞪、𧞫、𧞬、𧞭、𧞮、𧞯、𧞰、𧞱、𧞲、𧞳、𧞴、𧞵、𧞶、𧞷、𧞸、𧞹、𧞺、𧞻、𧞼、𧞽、𧞾、𧞿、𧟀、𧟁、𧟂、𧟃、𧟄、𧟅、𧟆、𧟇、𧟈、𧟉、𧟊、𧟋、𧟌、𧟍、𧟎、𧟏、𧟐、𧟑、𧟒、𧟓、𧟔、𧟕、𧟖、𧟗、𧟘、𧟙、𧟚、𧟛、𧟜、𧟝、𧟞、𧟟、𧟠、𧟡、𧟢、𧟣、𧟤、𧟥、𧟦、𧟧、𧟨、𧟩、𧟪、𧟫、𧟬、𧟭、𧟮、𧟯、𧟰、𧟱、𧟲、𧟳、𧟴、𧟵、𧟶、𧟷、𧟸、𧟹、𧟺、𧟻、𧟼、𧟽、𧟾、𧟿、𧠀、𧠁、𧠂、𧠃、𧠄、𧠅、𧠆、𧠇、𧠈、𧠉、𧠊、𧠋、𧠌、𧠍、𧠎、𧠏、𧠐、𧠑、𧠒、𧠓、𧠔、𧠕、𧠖、𧠗、𧠘、𧠙、𧠚、𧠛、𧠜、𧠝、𧠞、𧠟、𧠠、𧠡、𧠢、𧠣、𧠤、𧠥、𧠦、𧠧、𧠨、𧠩、𧠪、𧠫、𧠬、𧠭、𧠮、𧠯、𧠰、𧠱、𧠲、𧠳、𧠴、𧠵、𧠶、𧠷、𧠸、𧠹、𧠺、𧠻、𧠼、𧠽、𧠾、𧠿、𧡀、𧡁、𧡂、𧡃、𧡄、𧡅、𧡆、𧡇、𧡈、𧡉、𧡊、𧡋、𧡌、𧡍、𧡎、𧡏、𧡐、𧡑、𧡒、𧡓、𧡔、𧡕、𧡖、𧡗、𧡘、𧡙、𧡚、𧡛、𧡜、𧡝、𧡞、𧡟、𧡠、𧡡、𧡢、𧡣、𧡤、𧡥、𧡦、𧡧、𧡨、𧡩、𧡪、𧡫、𧡬、𧡭、𧡮、𧡯、𧡰、𧡱、𧡲、𧡳、𧡴、𧡵、𧡶、𧡷、𧡸、𧡹、𧡺、𧡻、𧡼、𧡽、𧡾、𧡿、𧢀、𧢁、𧢂、𧢃、𧢄、𧢅、𧢆、𧢇、𧢈、𧢉、𧢊、𧢋、𧢌、𧢍、𧢎、𧢏、𧢐、𧢑、𧢒、𧢓、𧢔、𧢕、𧢖、𧢗、𧢘、𧢙、𧢚、𧢛、𧢜、𧢝、𧢞、𧢟、𧢠、𧢡、𧢢、𧢣、𧢤、𧢥、𧢦、𧢧、𧢨、𧢩、𧢪、𧢫、𧢬、𧢭、𧢮、𧢯、𧢰、𧢱、𧢲、𧢳、𧢴、𧢵、𧢶、𧢷、𧢸、𧢹、𧢺、𧢻、𧢼、𧢽、𧢾、𧢿、𧣀、𧣁、𧣂、𧣃、𧣄、𧣅、𧣆、𧣇、𧣈、𧣉、𧣊、𧣋、𧣌、𧣍、𧣎、𧣏、𧣐、𧣑、𧣒、𧣓、𧣔、𧣕、𧣖、𧣗、𧣘、𧣙、𧣚、𧣛、𧣜、𧣝、𧣞、𧣟、𧣠、𧣡、𧣢、𧣣、𧣤、𧣥、𧣦、𧣧、𧣨、𧣩、𧣪、𧣫、𧣬、𧣭、𧣮、𧣯、𧣰、𧣱、𧣲、𧣳、𧣴、𧣵、𧣶、𧣷、𧣸、𧣹、𧣺、𧣻、𧣼、𧣽、𧣾、𧣿、𧤀、𧤁、𧤂、𧤃、𧤄、𧤅、𧤆、𧤇、𧤈、𧤉、𧤊、𧤋、𧤌、𧤍、𧤎、𧤏、𧤐、𧤑、𧤒、𧤓、𧤔、𧤕、𧤖、𧤗、𧤘、𧤙、𧤚、𧤛、𧤜、𧤝、𧤞、𧤟、𧤠、𧤡、𧤢、𧤣、𧤤、𧤥、𧤦、𧤧、𧤨、𧤩、𧤪、𧤫、𧤬、𧤭、𧤮、𧤯、𧤰、𧤱、𧤲、𧤳、𧤴、𧤵、𧤶、𧤷、𧤸、𧤹、𧤺、𧤻、𧤼、𧤽、𧤾、𧤿、𧥀、𧥁、𧥂、𧥃、𧥄、𧥅、𧥆、𧥇、𧥈、𧥉、𧥊、𧥋、𧥌、𧥍、𧥎、𧥏、𧥐、𧥑、𧥒、𧥓、𧥔、𧥕、𧥖、𧥗、𧥘、𧥙、𧥚、𧥛、𧥜、𧥝、𧥞、𧥟、𧥠、𧥡、𧥢、𧥣、𧥤、𧥥、𧥦、𧥧、𧥨、𧥩、𧥪、𧥫、𧥬、𧥭、𧥮、𧥯、𧥰、𧥱、𧥲、𧥳、𧥴、𧥵、𧥶、𧥷、𧥸、𧥹、𧥺、𧥻、𧥼、𧥽、𧥾、𧥿、𧦀、𧦁、𧦂、𧦃、𧦄、𧦅、𧦆、𧦇、𧦈、𧦉、𧦊、𧦋、𧦌、𧦍、𧦎、𧦏、𧦐、𧦑、𧦒、𧦓、𧦔、𧦕、𧦖、𧦗、𧦘、𧦙、𧦚、𧦛、𧦜、𧦝、𧦞、𧦟、𧦠、𧦡、𧦢、𧦣、𧦤、𧦥、𧦦、𧦧、𧦨、𧦩、𧦪、𧦫、𧦬、𧦭、𧦮、𧦯、𧦰、𧦱、𧦲、𧦳、𧦴、𧦵、𧦶、𧦷、𧦸、𧦹、𧦺、𧦻、𧦼、𧦽、𧦾、𧦿、𧧀、𧧁、𧧂、𧧃、𧧄、𧧅、𧧆、𧧇、𧧈、𧧉、𧧊、𧧋、𧧌、𧧍、𧧎、𧧏、𧧐、𧧑、𧧒、𧧓、𧧔、𧧕、𧧖、𧧗、𧧘、𧧙、𧧚、𧧛、𧧜、𧧝、𧧞、𧧟、𧧠、𧧡、𧧢、𧧣、𧧤、𧧥、𧧦、𧧧、𧧨、𧧩、𧧪、𧧫、𧧬、𧧭、𧧮、𧧯、𧧰、𧧱、𧧲、𧧳、𧧴、𧧵、𧧶、𧧷、𧧸、𧧹、𧧺、𧧻、𧧼、𧧽、𧧾、𧧿、𧨀、𧨁、𧨂、𧨃、𧨄、𧨅、𧨆、𧨇、𧨈、𧨉、𧨊、𧨋、𧨌、𧨍、𧨎、𧨏、𧨐、𧨑、𧨒、𧨓、𧨔、𧨕、𧨖、𧨗、𧨘、𧨙、𧨚、𧨛、𧨜、𧨝、𧨞、𧨟、𧨠、𧨡、𧨢、𧨣、𧨤、𧨥、𧨦、𧨧、𧨨、𧨩、𧨪、𧨫、𧨬、𧨭、𧨮、𧨯、𧨰、𧨱、𧨲、𧨳、𧨴、𧨵、𧨶、𧨷、𧨸、𧨹、𧨺、𧨻、𧨼、𧨽、𧨾、𧨿、𧩀、𧩁、𧩂、𧩃、𧩄、𧩅、𧩆、𧩇、𧩈、𧩉、𧩊、𧩋、𧩌、𧩍、𧩎、𧩏、𧩐、𧩑、𧩒、𧩓、𧩔、𧩕、𧩖、𧩗、𧩘、𧩙、𧩚、𧩛、𧩜、𧩝、𧩞、𧩟、𧩠、𧩡、𧩢、𧩣、𧩤、𧩥、𧩦、𧩧、𧩨、𧩩、𧩪、𧩫、𧩬、𧩭、𧩮、𧩯、𧩰、𧩱、𧩲、𧩳、𧩴、𧩵、𧩶、𧩷、𧩸、𧩹、𧩺、𧩻、𧩼、𧩽、𧩾、𧩿、𧪀、𧪁、𧪂、𧪃、𧪄、𧪅、𧪆、𧪇、𧪈、𧪉、𧪊、𧪋、𧪌、𧪍、𧪎、𧪏、𧪐、𧪑、𧪒、𧪓、𧪔、𧪕、𧪖、𧪗、𧪘、𧪙、𧪚、𧪛、𧪜、𧪝、𧪞、𧪟、𧪠、𧪡、𧪢、𧪣、𧪤、𧪥、𧪦、𧪧、𧪨、𧪩、𧪪、𧪫、𧪬、𧪭、𧪮、𧪯、𧪰、𧪱、𧪲、𧪳、𧪴、𧪵、𧪶、𧪷、𧪸、𧪹、𧪺、𧪻、𧪼、𧪽、𧪾、𧪿、𧫀、𧫁、𧫂、𧫃、𧫄、𧫅、𧫆、𧫇、𧫈、𧫉、𧫊、𧫋、𧫌、𧫍、𧫎、𧫏、𧫐、𧫑、𧫒、𧫓、𧫔、𧫕、𧫖、𧫗、𧫘、𧫙、𧫚、𧫛、𧫜、𧫝、𧫞、𧫟、𧫠、𧫡、𧫢、𧫣、𧫤、𧫥、𧫦、𧫧、𧫨、𧫩、𧫪、𧫫、𧫬、𧫭、𧫮、𧫯、𧫰、𧫱、𧫲、𧫳、𧫴、𧫵、𧫶、𧫷、𧫸、𧫹、𧫺、𧫻、𧫼、𧫽、𧫾、𧫿、𧬀、𧬁、𧬂、𧬃、𧬄、𧬅、𧬆、𧬇、𧬈、𧬉、𧬊、𧬋、𧬌、𧬍、𧬎、𧬏、𧬐、𧬑、𧬒、𧬓、𧬔、𧬕、𧬖、𧬗、𧬘、𧬙、𧬚、𧬛、𧬜、𧬝、𧬞、𧬟、𧬠、𧬡、𧬢、𧬣、𧬤、𧬥、𧬦、𧬧、𧬨、𧬩、𧬪、𧬫、𧬬、𧬭、𧬮、𧬯、𧬰、𧬱、𧬲、𧬳、𧬴、𧬵、𧬶、𧬷、𧬸、𧬹、𧬺、𧬻、𧬼、𧬽、𧬾、𧬿、𧭀、𧭁、𧭂、𧭃、𧭄、𧭅、𧭆、𧭇、𧭈、𧭉、𧭊、𧭋、𧭌、𧭍、𧭎、𧭏、𧭐、𧭑、𧭒、𧭓、𧭔、𧭕、𧭖、𧭗、𧭘、𧭙、𧭚、𧭛、𧭜、𧭝、𧭞、𧭟、𧭠、𧭡、𧭢、𧭣、𧭤、𧭥、𧭦、𧭧、𧭨、𧭩、𧭪、𧭫、𧭬、𧭭、𧭮、𧭯、𧭰、𧭱、𧭲、𧭳、𧭴、𧭵、𧭶、𧭷、𧭸、𧭹、𧭺、𧭻、𧭼、𧭽、𧭾、𧭿、𧮀、𧮁、

节)而不是音素,不易拼。汉字的字音是声、韵、调的统一体。但是,反切在拼音时,一般只用切上字的声母和切下字的韵母及声调。也就是说,拼音时必须得把切上字的韵母、声调和切下字的声母淘汰掉。这对不具备一定语音识知的人来说,是不容易作到的。

反切的这三个缺点,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它没能采用音素化的字母。相比之下,我们自然会体会到,在拼音符号系统中,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可算是达到很完善的地步了。

第三节 反切的改良

传统反切最大的弱点,就是把音节汉字当作音素字母使用了。如“𣎵,古旦切”,切上字用“gǔ”代替了“g”,切下字用“dàn”代替了“àn”。这样,在拼音时就可能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不好拼,一是由于字音的变迁,距离产生反切的年代越久远,就越有可能拼不出被切字演变以后的读音来。如“曹,昨劳切”,“曹”,今读cáo,而按照切上下字的今读,拼出来的音却是záo。这两个问题,是后人在利用传统反切识字时最感到困难的。于是,从宋代开始,便不断有人对传统反切进行改良。^[1]他们对症下药,便把改良的重点放在了这两方面:一是要容易拼,一是为了能准确地拼出改良者当时的口语读音,在被切字字音发生了变化时,如果切上下字的读音没有随着发生相应的音变,那就要使切上下